



特 へ 16
2752
19



門 16
號 2752
卷 19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紀行二首

適晉紀行

隆慶己巳冬余遷山西按察使其明年之二月乞放
歸田里不許至六月期限已逾會老母病良已始決
策治行十九日五鼓乘月出西關同鄉諸公及兵叅
湯公守馮公衛使馬君各有餞徐丈敦復別為席微
醉偃息從弟世望舟中亭午抵崑山入辭王令出西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藏

關王令來報謁尋許丈從龍挈舟以祖張丈憲臣葛
丈綸顧文章志族孫鴻臚定鼎在焉痛飲至真義始
別二十日晨抵閬門入會同年方伯凌君雲翼時凌
新移疾歸問訊北方事頗悉幾成子猷之棹入辭郡
守李公復別史氏老姑時方有蘭溪丈戚雪涕而出
未刻出閬門熱甚就里人黃生及定鼎錢覓輕舸虎
丘縱步生公石千頃雲小飲塔下從孫進士周紹具
舟從二鼓別醉卧楓橋艙中月滿載矣廿一日已抵
許墅李戶部薦佳來訪故浙屬令也暝抵無錫風聞
有二士大夫以非義要者解維去之廿二日已抵常

州即發廿三日夜半距丹陽七里水淺甚為群舟所
壅廿四日黎明始達暮抵鎮江時世望弟與戚友數
輩相送依依不忍捨會久暑憊甚當捨舟而陸意畏
之乃計以為治裝者停小時作金焦游廿五日早與
胡守維新會守慷慨持論議斬然談久之始別呼舟
舞逆風破浪而東舷側數就水興發不可已亭午抵
焦山數子已在僧具蔬食欣然為之一飯少間出所
攜酒飲飛觴至數十不醉蓋余游茲山者再矣登絕
頂謁焦先生祠縱步幽閒探壑鶴銘讀之山之勝幾
窮至是以暑故絕不復他往酒行至暮輒大眠度四

奴手擊擊同捕之魚如年魚牽引之又
艦舟名曰「載」乃大雅激聲載路載
滿之又語歎

鼓月出起呼酒之山門小坐時風尚厲松聲怒發嶒
岷颯颯若吼濤濤復怒來擊石與相應即不敢稱鈞
天秦王獻俘太廟時浴鐵三萬前後部鼓吹想當爾
也缺月松頂娟娟湛湛時復媚人四望連山蒼翠出
沒俄震方啟白顧見群星時失其一月魄亦漸薄久
之東南一線深紅隱起雲物射之皆成五色其受光
以遠近為濃淡倏忽萬態深紅益高變為黃金數千
道芒刺射眼所謂虹旌澤旗繽紛導擁恍忽若有之
日灑灑徐上大可圍十餘丈色正黃搖動若鎔金在
冶舍第輩咸大譁謂奇絕浮白無算辰刻命飯畢揚
帆抵金山頃刻而度候所攜酒未至振步江天閣登
妙高臺長嘯四望令人有狹宇宙凌天表意酒至改
席一小閣劇飲懽甚尋呼巨黿出食之黿體兼數席
色純綠如玉可鑑薄暮始復歸京口小憩舟所二十
七日黎明與諸友別出京口便風揚帆抵瓜洲日始
出大約如昨而雲物光彩半之遂登陸亭午至儀真
縣遇巡鹽李御史學詩於關外遇廣東許僉事孚遠
於天寧寺復聞朝事一二相與汎瀾太息久之儀真
城大而居民少緩急不易守出西關時久旱稻禾俱
枯槁生意慘悴為之邑邑抵六合縣街鼓動矣六合

小無城然衢市頗寬整有長橋不甚高而室其左右亦壯廿八日五鼓早涼發午飯於舖舍日在映抵滁太僕卿殷公邁來訪尋往謁謝寺前對瑯琊諸山而左右清渠被以芙蓉宛然一西湖觀也停輿小憇慨想歐陽永叔王伯安之遺風還訪邵叅議應麟為小酌邵故越中僚也以右叅政左叅於河南亦新例也是夕風大作不甚熱廿九日黎明出滁則皆山行矣渡清流關頗峻惡宋藝祖手劔擊皇甫暉中腦處暉不乘險守而輕出戰自薄危地宿將梟雄目故無藝祖耳所謂售首也巳飯大柳驛未飯池河驛街市整肅有一都司駐劄蓋要害地也晚抵紅心驛是日風大作無煩暑氣山始小降為陂陀矣三十日五鼓發無風而涼已抵濠梁驛候夫久之始渡淮為莊惠觀魚處襍作俗吏風塵間雖非魚要知我之不如魚樂矣午後大熱申刻抵王庄驛宿民家熱稍解初一日早發辰飯固鎮驛固鎮有河通漕道頗雄饒時南京尚寶孫公鑰以進千秋表先至與談少頃遜余前

孫公

先朝所稱直臣也午飯大店驛迫暝抵宿州睢陽驛初二日早發陰而涼午飯百善道驛又二十里為河

南界矣。雨漸作，驟巨驟細，衣袂為沾濕。然以久旱，故殊快之。蓋渡淮而北，其地高，多種禾黍豆菽，甚穰而雨或時至，不若淮南之龜圻也。回首望東南，天末頗陰翳，不知吾鄉如何。薄晚抵永城，令左思明耀州人也。繕城郭，通溝洫，增郵舍，橋道事舉，而民不告勞。庶幾乎有為者。初三日，四鼓發涼甚，辰末飯會亭驛，午飯石榴古驛，薄暮抵歸德，為商丘驛。郡城殊堅，懸吾鄉章中丞煥所築也。聞章得諉，以此令人茫然。慨任事之不易，守羅君大玘來訪，時余舊僚李君嵩家居十二年矣。詢之人尚無恙，喜甚，即往訪，解帶小飲。李

云正月得公報，囑郵吏物色公矣，而竟為吏所誤。非公來，幾失公相與談往事，問故舊不勝歔歔。李髮雖加白而貌甚腴，已出其子言恭見記。余在齊日，李為言有子元素，楊太史字之曰繪工，而乞余為序。余笑謂用脩戲若耳，謂而兒繪工也。李默不自得去。乃知改今名矣。甚肅而辨，能誦余詩至數十首，劇飲分韻得闌字。夜分別，初四日辨色發，二十里為舊黃河，彌望皆芙蕖，居人云東西可五十里。初日照映，光彩灑灑，欲滴。不知謝監詩可得當否。微風發，清芬涼氣透鼻，摘蓮子帶露啖之，溢齒甘鮮。轉令人憶江南耳。自

綴回詒欺之詭

歸德而西夾道垂柳濃綠交蔭脩然忘暑逆旅中一
佳境也為成閩字韻語并得二章一贈李一贈言恭
已飯寧陵縣令宗鑰來謁未抵睢州守陶梓來謁遂
止宿守絳州人余意或故恭介公琰後也問之果爾
四鼓發有所避以來陽道黎明大風雨趨旁舍小憇
晴乃發百里抵來陽日過表矣又三十里渡黃河宿
公館傍有大禹廟甚宏壯初六日四更發道迂而濼
已飯封丘又四十里飯延津又七十里抵新鄉縣馬
頭湛湛新月欲墮不墮殊不勝情就枕已三更矣新
鄉亦巖邑也初七日黎明發自新鄉而西北禾黍復

豐茂已飯獲嘉縣漢武帝獲南越呂嘉以其是日捷
至遂名今南粵方用兵安得一飛捷書使明光動色
耶午後抵脩武漢高帝奪張耳韓信兵處也信雄武
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
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於信高帝謂不我
負乃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日欲作書家
弟且以七夕故止宿初八日五鼓發寧郭驛三十里
抵清化鎮山西之治器集馬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
滂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
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

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
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
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
壑陟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雲又復數嶺回顧
中原愴怳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
長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
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
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憇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
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
帟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

起車處按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
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樵村
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高平午
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
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
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
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
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
之軍即糧垂絕當以死激士心決圍猶可庶幾萬一

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陟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雲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愴怳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憇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盤蹶與人上

先後甚窘抵星
牀初九日黎明

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樵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之軍即糧垂絕當以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幾萬一

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
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
上絕甬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甬何
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
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上
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
子所不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蠶絲也
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
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
雉疊嶂高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
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嶮峻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
皆絕壑乃知浮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
日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禡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
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憇舖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
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
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
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
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
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
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舖且暝矣衆箭白更

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舖室皆已傾
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
乃決筭棄行李挾其人使佐舁束燎而前凡數渡水
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噌岷若擊數千金鉦洶湧衝
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
腹因賈舁者勇亂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
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隱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
燎皆滅舁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舁者
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武蓋粉度不
可欲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
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
皆有淚漬痕因自哂柰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
不止十三日巳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
山絕雲中為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東流
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
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
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
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
微雨巳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
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

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隙為澗澗旁稍高為道道稍有羨地則為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為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關為康莊耳太原城壯麗

云甲兒輒作一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

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朝

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張孝純最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陘而瘠其口無所不綰轂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復任

江行紀事

余以六月十七日抵京口而楚候舟以前一夕至楚舟頗宏麗若浮屋為之一快以明日出江釀酒羊豕饗神畢為具金山別送者登絕頂悵望久之還飲僧寮熱甚扣舷呼巨龜不起問之僧云中兵毒弩死他洲矣蓋僧實不勝煩斃之耳予欲脩焦山故事至五

鼓候月與日出沒而僧寮穢不可宿客興已闌乃携
卧具下至舟別送者挂帆發晨抵儀真丞及郵吏出
謁候夫久之至午乃發風漸微將抵瓜步山山即魏
太武所欲度師處也忽大雷雨疾風起江面蓬蓬然
幾若佛狸鐵騎金鼓聲晚宿於夾次日多行夾中申
刻甫出夾則已東望燕子磯矣度不可復涉第見連
山叢楚千蕩萬堞出沒於烟霧杳靄中徒令人慨想
龍蟠虎踞之勝而已薄暮得風始渡抵龍江驛其明
日督操中丞董公堯封出會俄而大司寇謝公登之
御史大夫傅公頤亦至云業置酒淨海寺矣謝同年

董在晉為寮案而傅則撫東土時嘗薦余者也趣至
寺道舊之外雜以諸譎趣傳觴至醉而光祿卿劉公
一儒給事王君頤為酒西寮以待矣二君皆楚人也
寮後倚大池菱芡貼水瀟灑可念酒十餘行迫暮乃
罷劉公蓋盛欲與余談而未能也其明日張肖甫中
丞來肖甫方撫寧國已貽書與余別矣而會避暑還
金陵謁侍太夫人得余報輕舟下乍見慰喜久之方
解衣大理卿杜公拯來杜公二十年同舍郎也已周
通政詩汪太常宗元已又張尚寶崇倫來語以頃皆
別去肖甫同杜公獨留蓋皆有移庖也乃出余酒酒

之毋何而劉公復至劉素不善飲余與杜張呼盧浮
大白酣嘯及二公庖至則皆已醉而劉獨袖手坐湛
若冰玉自可喜然竟不能有所談而別遂移舟至上
新河宦金陵者鄉人及楚人更枉顧迎送不暇是夕
宿上新河明日挂席行風微不能大勝水晚泊三山
磯太白詩所謂半落青天外者也去金陵僅二舍許
耳晨發三山望烈洲陸務觀記其山草木極茂密有
神祠在其顛至今猶然以險遠故絕無登者自是風
益緩湍水益暴所歷慈姥諸磯皆若堞樓空出江中
篙師役夫併力而絙以與水爭尺寸之力則益艱然

仰視峭壁無際奇勝種種逼人眉睫間江北紫翠一
抹爽然在几案忘其行濡滯耳尋至采石磯謁太
白祠遂登蛾眉亭望江北中有大洲二連亘十餘里
云是天界寺賜地也采石舊名牛渚蓋江南最險要
處韓擒虎曹彬及我

高皇帝俱以此渡江下金陵陸務觀謂江面狹非也
繇此渡下太平則水陸皆上游而金陵氣奪矣王處
仲桓元子頗得其意故移鎮姑熟以遙控臺城而制
其命也令張某出謁云郡離采石二十餘里陸務觀
云僅五里餘不可曉也是日阻風余忽病病得之咳

起麵餅而卧當風稍汗之已進枳朮丸二劑一鼓風
小順挂帆行二十六日質明病良已蚤涼舟抵東西
梁山二山俱在江中江為三西梁首若昂獅峭峻可
畏而下有民居數十頗憚此其尻為洲有檉柳蘆葦
之利其中江為兩山所束下流甚勁風幾不能勝行
甚緩午後風便過大小褐山磯至蕪湖不泊而過所
謂梟磯秀削鬱茂之狀若阿閃國一現耳行三十里
野泊復大熱江中絕少虫而此地驟多小而善嗜噪
為之通夕起坐不寐廿七日早微涼復挂帆行是時
江極大而中有洲衡可十餘里縱倍之江遂分而

其小洲上有民居樹木未忝相望江南諸山秀麗可
挹午後復發寒熱乃知其為瘧也自是連日雖得風
風絕小與水乍勝負過桐陵更一日瘧熱甚不可支
至夜分始解晨疲極小寢起而同舟陳生演輩爭詫
余謂江南諸山中有四五峰若笏又似蓮花挿天而
秀者不知何山也問所過地曰陽水磯余默然心知
其為九華矣蓋亦以務觀記得之夫余能識九華而
不及見與陳生輩見之而不知何山同一不遇也望
太平烟樹掩靄人家出沒蜃氣中大是李營丘佳畫
其明日瘧始愈其又明日抵安慶司理劉治出謁蓋

舟山不稱卷之十一
十三世總堂
守以御史試諸生之寧國不在耳放舟隔江為行計
迴顧城堞若欄檻城中樓觀直入雲霄得返照為丹
艷金碧騰躍注射目不暇接則又李昭道父子筆也
少選而群山隱隱出沒遂得句云樓觀日將金紫錫
江山天闢畫圖看蓋實際也明日阻風黃石磯磯在
江傍水中大不能一室若巨鼉而行舟絕畏之寧慶
人之叛也問鄉導以磯對惡之立斬對者而毋何遇
王師遂敗蓋北音為王失機也自是日阻風強以百
丈上進寸退尺殆類吾生平為之一笑寧慶人豎子
耳而欲卒卒效吳淞徒成新建伯名然新建功甚大
使稍緩事機有不可言者念平乘青雀喋血波濤中
與安慶之守憮然移時忽風小便挂帆薄暮江豚蔽
流而下十餘里不絕以晨抵雷港驛蓋七夕也離家
恰一月矣自是復行夾中自采石而上江甚大然中
多巨洲有芟蘆之利日積為沃野民居鱗次其內夾
僅若官河而外江狹處不過一二里太白所謂大語
猶可聞者後數千年吾懼其揚塵也晨抵彭澤泊北
岸垂楊映帶漁罾簦簪比比早稻登積儼若吾江鄉
也有祠翼然棹楔一新嘉靖中所建以祠小孤神者
其稱曰碧霞元君又曰小姑之神是不唯訛小孤為

小姑又併小姑元君為一也為之一笑忽見西南高峰插天秀色奪目問而知其為匡廬也三日內當落我杖履中矣其諸峰真若兒孫獨江北有竝然不肯降者詢之人云黃梅五祖山也已遂決笑登小孤從者有難色呼舴艋亂流而度小孤在江中央大不能金山三之一而高倍之亭亭如白玉筍四壁峭上無路舟至其所旁石障南流而下直瀉三尺餘波浪鼎沸中為旋渦數十極可怖絕壁中有微髡可攀援而登攝衣掖小蒼頭十級行數百武且行且喘至神祠而休焉憑欄極眺其東南皆為諸山所蔽雖蒼翠可

愛目境窮矣獨西則挿天之匡廬而稍北則平疇決漭黃梅山之不肯降者與烟霏相低昂耳或云絕頂可攀緣蘿葛上而道險甚足力不能勝乃浮十餘大白遂下大抵此山以小舟四周而上睨則所見無能勝者既登之乃平平耳其山皆石骨無土聞其根甚細若蓮花莖故自異也抵舟署彭澤令事通判顏某來謁云縣非陶公令時舊也彭澤故在湖口西去柴桑不甚遠且欲留余游他山不可乃發自是北風復橫作行不能尺寸矣止數里外蒼葦中薄暮風轉行四十餘里復休其明日復阻風大江渺瀰空濶蓋不

為洲所奪也久之風復轉晨過大孤山在鄱陽湖口直一丘耳意當在金焦下風帆彌亘與天不盡當是取南昌道也慨想

高皇帝陳友諒龍戰時事為之魂悸牧野七十萬昆陽淝水號皆百萬然彼乃自敗耳長平饑卒敗而後坑雖復殷山血川亦不足道吾不知黃帝蚩尤時作何狀項羽河北胡陵併此而水陸三耳匡廬五老之勝在眉睫間兩腋奇思飛動既抵九江而兵使尚君德恒部使程君拱辰守張君應治來訪頃報謁稍與談匡廬咸唯唯無適為主者而亦會阻風久驟得東

北風不能奪舟人意遂發挂帆月色烹魚佐酒却望匡廬一帶步步惜別次日已抵富池驛馴鴉來栖檣飛取食若承蜩可愛少陵詩及務觀記蓋千載矣而不變此鴉足稱楚世家為之一笑江為兩山所束不甚廣而秀色益逼人翰墨為潤薄暮抵蘄州不宿而過時連夕得北風微涼銀河珠斗掩映月色與波下上酒酣歌少陵北風携爽氣南斗避文星語覺自神王明日晨過道士袂袂有祠廟鼎煥草樹沿路蒼茂而其最險處峭壁直上數百尺波濤若沸幸風駛僅勝之道士袂一名西塞山陸務觀謂即張志和詞西

塞山前白鷺飛地也然所謂桃花流水鯪魚肥及斜
風細柳不須歸景象殊不類其北岸遙山縱橫人家
隱見樹色中亦佳境也豈張潛所謂斌媚散花峽耶
峽當作洲蓋赴句之誤耳志和故當於此地漁釣自
此江漸東山而狹山亦隨小乃至黃州時御史方駐
黃而余晨至左叅政鄭君雲鑿僉事蔡君一槐載君
汝止來訪云御史將欲發疏謝謁客郡邑守令而下
咸來見不勝煩報謁三君留飯載君所多談佛理傍
及書畫蕭然忘此身之將就籠也凌晨始脩謁御史
尋蘇午飯同年丘侍郎岳丘公以都給事中事

世宗疏稱旨擢二禮部尋當出叅外省遂棄官歸秋
熱不肯解而予復苦河魚疾飯畢亟發三君為餞赤
壁間竹樓雪堂遺跡云俱在府署中亦略存梗槩耳
赤壁在黃西南門外城據其半以故所得地益少亭
館剝閣之類復蔽之第土色正赤若硃砂聖丹而堂
據其右阜表裏皆大江足憇也余携所有王晉溪烟
江壘障圖而蘇長公為手書歌中有語云武昌樊口
竒絕處東坡先生游五年距於今為五年者八十矣
而墨跡如新三君摩娑久之既賞且慨酒數行携飲
水月亭一大盤石也乃呼小舟方之汎江凌洲渚而

渡蓋水久漲大江合夾而一極望渺瀰叢柳若蘆若
藻依然帶人三君顧余而語曰今非七月望乎柰何
寂寂令前輩笑人於是縱談江山形勝是否周曹麋
兵處與蘇長公詞翰之妙將壇藝苑奇絕爭勝然一
轉眴間而有情者俱盡徒令無情之物以一培塿借
而稱雄於長林大山間蓋不得不托之瞿曇維摩氏
家而蔡君時豎偶然難發余機二君亦爭自愉快也
曰長公固言之第自具賓主耳恐不如也談譁久稍
沃以酒故不能醉抵余舟盡三鼓乃別時月色益明
而熱不鮮徒倚久之姑就寢其明日發自是江頗平

山亦多斷續不復如黃以東矣忽覩竹木筏連數十
家婦稚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蔓之屬宛然務觀所
記也第問之土人如郭景純江賦葑田之說則無之
風忽順以一日夜逾二驛而上抵青山磯而余蒞任
期尚遠即磯泊者三日頗料理篇咏之類成帙大抵
黃州而下至京口二千餘里所見無非山者其山江
南北固不絕然恒相讓而奇憑兩舷縱覽得一睇即
擬作數語酬之度前所得更勝則欲奪而予彼更前
更益勝不唯吾所擬窮而勝亦以日習故亡矣其浩
蕩縹緲則無如眺海門望鄱陽其山之雄秀峭麗則

無如九華匡廬而恠削以小孤冠耳吾因記陸務觀以夏六月發臨安十月而始入蜀余所經道得務觀十之五其月日僅十之二務觀一倅耳然所至亡不造謁亦亡不盛供張留連彌日因得縱游江山之勝採竒弔古而余所至自倅而下不敢具主禮守亦它出不在在而亡為主者余不佞不能如務觀為世推重然亦見宋之郡邑守令其公厨常溢日以宴客詩酒酬咏為事又其時大江之地與金邊堠相接處處稱雄鎮今天下一家而濱江多為槁壤其民有遺利而官有遺政蓋不勝其蕭條荒落之狀至使名雋開士精廬勝境化為樵牧之區而無可問問之亦無有能對者古與今不相當而相反乃爾亦大可慨也其明日當入武昌因燒燭而為之記

卷之七十九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志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
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
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
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
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九

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群臣
指揮自使而下得刃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
夜則殺十之九入圍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
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
而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
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
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
文有所操舍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其榜掠具又六
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
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獄稍稍夷它軍矣而燕王
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
效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
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王日益幸愛
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都指揮僉事治錦
衣親兵復典治詔獄 天子既繇藩國起以師脅憐
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
之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 上上大以為忠
暱之罄咳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
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指
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

緣借奸利數百千端上久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網
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
有狀上大怒即日捕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
史院罪狀綱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儂薄駟儂陰
歛陽卻攬批薑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
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
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
弗予儻人牛立稿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
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
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

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
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
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
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
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
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
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
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
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
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

金州山人集卷之十九
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然之而先日以行刑報
嘗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祿所先怨
之過於大內持鑷鑷祿首腦裂幾死祿懾不敢言
又道憲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
死網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
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
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網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
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
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
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網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
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
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
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
網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
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網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
網自唯威日重重且迫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
網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
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網謬為不中瑛折柳鼓
噪竟射無紕者網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網為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網髮不足數罪罪

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敵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自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燄中消不復能望綱矣宣宗朝初理衛事者指揮使王節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輒若軌者蒙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

臣遷於職為左頗不憚然自是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諧選進進治事鮮世業矣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鷄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事頗推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蘧蔭戚施振甚暱嬖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

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脩董璘言太常用道流
不稱請自為卿共祀忤上下獄順榜答璘使引球為
具藁草即朝班中粹之出球不知所坐歎第曰若更
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
死順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
矣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隄
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
以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郟王監國朝群臣
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闕
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

前提粹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
肉壻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
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珪無筭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
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袁彬
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姦緹騎既從
征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駝帳
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温美多計數善言咲時
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畫斧薪伐水
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
躡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為泣請

舟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九
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為賜姓楊以譯鞬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詛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療啖之身歷彬背汗洽良已及暮上還稱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蓋醪醢醬乾脯充實又加賚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達果顯達初以錦

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達果繼起與同列上故緣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果果數伺忠國公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貴重果理冢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果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果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果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詔族言祥贈果古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

治獄或上有所怒特下與緹綺賊曹鈞發者俱以委
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敏
善計筭所讞但規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揣
不自安恒借達為彊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
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
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
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耐尚書者上疑之不召
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搆以
死罪劾奏上不樂口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
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

苦且誣仗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尚方
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
詆達姦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
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
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復輿前前迺發
耳達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趨罷
笞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
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
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群臣出餘肉大呼曰
天乎冤哉門指揮醜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

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柰何寬他人為也上悟
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
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
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
法司論成嶺表濱行袁彬帥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纏
綵已揮囊金為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
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
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王猶子也
三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戶家
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
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
箕箒可乎驥異謝不敢夫人志曰老詩生女不嫁官
人乃得窮革耶少保咲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
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
都非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
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顯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
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
西司房其騎多人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察出人惟

薄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瀆而中貴人得持瀆徑至上
御所稍稍出衛上矣憲宗朝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
之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糾察中外
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繼掠郎至死擅乘傳
凌漕河入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惕搖手亡論
東廠詎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
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
也以故緹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為而其帥如季成李
珍趙鑑亦後先遂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
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

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恠
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
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
剪厥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
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
臣劉滌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
為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寔它出不
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
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
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元奏被害

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闈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闈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為闈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庫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盡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立聚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兒能頗嬖之時填滇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頗見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侯

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
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
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
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
為握槊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
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
屬焉凡所從幸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
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
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
如故遂大煽歛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下端端承奉恐
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
力進叅將填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殿其屍及奪民
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和罪
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乎中貴人
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
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
曰吾力能得之願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死轉為
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
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然寧
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

身州山人補卷之十一
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傾寧居
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伏獄上
其畧曰故左都督寧夤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國姓
玷污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詐稱
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
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
永安子傑等賈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
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
下兵部允之倒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
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

寧下獄煉質萬方遁戍遼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
自以踈且非次不當立欲伺上間內入東宮復行五
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
二開裝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為御書加璽詭言上賜
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
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
置獄使者就按石室霄畫寧信旦馳報令先發制人
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
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殊死詔
白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

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母珠佛像二胡椒千五百石他奇瑤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能遷為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險滑亡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上時下群臣議崇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璉桂萼言上實獻皇子何以考孝宗宜考獻皇帝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璉萼議是當聽上前以逐二三大臣而召璉萼等議矣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領鎮撫事而會上脩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為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璉桂萼所忌絀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傅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銜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璉以萬計許大用

守仁請悉賜罷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誣妄獄
上杖之百戍嶺南尋庾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都
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漕
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
也然時時援古義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
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之上
以春朝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
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
口逆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
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魘呪咀上盜內
藏金寶通慈慶待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上大
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
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
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
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昂之不及旬
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慈慶曲成上孝稱社稷臣
云而佐竟以憂思過度得疾死詔特贈二階為左都
督代佐者陸松故從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
於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
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

殖耳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上出於焰上心德之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既歿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種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糾炳亂鹺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銜大學士言刺痛而會言與其同列蒿爭寵不勝免炳合謀蒿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上怒為誅言大學士蒿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策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寘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趣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

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太士嵩茂如也而獨意
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敏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
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
加大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
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者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
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貴滿萬以
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
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獄廷
杖緩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
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間聲而又善上所
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
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兼
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遴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
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
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
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
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
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
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珪奇異
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饋遺宰相中

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
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
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為屈得元相驩然炳既以勢望
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
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
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隸也至
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
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
事者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
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
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庚戌始末志

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
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珎直百萬或云故元府
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叛殺其帥陰媾小王子入援
敗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
以策降大同而已不復能有所誅討虜別部吉囊有
子十人人萬騎又俺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
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稱為君於屬卑取羈縻而已
不復肯奉調預朝會曰黃毛者異種凶悍不大能別

死生有君長而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慄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貨業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即長跪捧首待殊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却落為築戍堡簡健夫日夕乘城培白挺所在返有斬獲而賊出計得不償會吉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尚

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為將軍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臯代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夏六月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間騎報都督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賊合兵兵未集而挾麾下前掩之賊發伏圍達馬倒遂見殺副帥林椿不介馬而馳救達亦死虜退事聞逮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具狀即朝堂杖一百發謫戍遼左詔褒揚死事者贈張達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子子官指揮尋用給事言加子達

一子俱賜謚立祠春秋祭弗絕虜既得一將首遽引
兵去意叵測而兵部以總督巡撫帥副請兵部左侍
郎蘇佑暫行總督使使即故尚書萬達家起復俟後
命故僉都御史趙錦巡撫故成寧侯仇鸞加太子太
保為總兵都督僉事徐珏為副總兵俱乘傳往

天子以非常遣慰撫意甚至佑抵鎮即上請益兵食
未報及謀虜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而兵部尚書
丁汝夔黜黯於機事又憇謂上厭聞之不悉奏止申
飭薊州撫鎮嚴備耳警漸夥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
及京兵二萬四千騎分布諸關隘邊兵取羽徽符會

期久又遠未悉到京兵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急取
數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十五日虜俺荅等部
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備鍬鑿攻墻且嘗我而薊州
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敗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
別以精騎繇間道潰墻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
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
筭先是家君以御史按順天得報虜攻古北口度我
兵弱非能禦者夜草疏言虜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
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
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早上之而身出

駐通州曰此城國家喉領也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拘
收漕艘泊西岸甫畢而夜半虜果至營河東家君復
為䟽請援兵總城使使來京師始震恐集諸營兵少
壯者已悉出邊堠敗死餘僅四五萬老弱半之而總
兵提督太監役占又萬計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
闔又援例需價以不時發久之未能軍丁汝夔乃始
以聞上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
提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又別詔都御史商大
節督給事御史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合坊甲
保伍列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

諸大臣賊逼通數日前沮水未能度家君日
乘城守廢寢食連告急中議乃遣都御史王其
以三千騎往通而咸寧侯鸞以大同二萬三千
騎至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游
擊將軍徐仁以三千騎至上內視稍疆各賜書褒
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為平虜大將軍諸道
兵悉屬焉加賜龍衣上尊玉帶千金得密啟封記
其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再進楊守謙兵部左侍
郎總團營各
陽安等繫令從
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

濟流徙老弱俱報可尋以都督炳言戶部臣不早計
餽餉軍興食緩期士道多餒死詔尚書李士翱而下
褫職冠服領事徐階又密請上還大內視朝問群臣
計事上心動而六科給事尋窺復有疏上切責之丁
汝夔在兵部懼怯擾擾之衆束手耳時遣募哨賊
虛實者非素習出城道遇老弱扶血即引歸妄言見
賊某所某所汝夔第首領不肯覈行罰即宜賞亦嘆
惜手尺布斗米勞之以故賊切近卒不可憑據而成
國公希忠筆自以營兵少恐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
掩補士疲不得息家人漿食無所爭躡嚙出恚語而
竟莫曉誰調也則群詈丁某丁某欲肉之云語稍稍
聞上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漸集悉隸屬咸寧
侯而楊守謙以保定兵營城下虜輕騎劫掠焚積聚
或三兩旅進誘我兵欲縱守謙恐陣動約勒不得發
是日賊掠監馬御廐獲內使八人不殺維之見俺荅
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大明皇帝好為我致書因
解送歸見上啟書多嫚語求貢上乃召大學士嚴嵩
李本尚書徐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命徐階出集廷
臣議許貢可否是日午文武臣既集尚書階方出書
顧六卿議云何咸唯唯相視莫得發而國子司業趙

貞吉抗言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且虜大入寇震宮闕罪在不赦而哂我吮迫乃許之此何異城下盟諸君宜方請天子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采罪東坐請旌尚文下獄捐發藏金百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當任其咎檢討毛起言虜勢急暫許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後不許起語務自然中貴人業稍稍聞上矣是夕火光燭於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而以趙貞吉建言疏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詔齎萬金

宣諭行營將士次日禮部示報群臣具服俟命闕下者亭午上始出御奉天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唯守門大臣不在上還宮群臣就午門跪聽宣勅諭於是群臣則皆蒲伏惴恐計上必重有所處分追散門且鑰矣御批徵通州駐守都御史王某下獄而擢家君右僉都御史代之某以先日至通則令兵第營城外而身城中閉閣卧而已會咸寧兵來賊少引退兵久饑其游騎或遺道入村店食而某發騎捕執下獄死者以十數咸寧兵大闕欲甘心某巡倉御史言狀上怒故徵某虜燒掠近地連日多係虜婦女蚩者及耄倪

悉飽刃而所殘破多中貴人園宅別墅爭環泣相告
訐言尚書丁汝夔貳於賊假重兵故尼之且上累有
詔責發殊不以為意而楊守謙恇兵距賊僅數武釋
弗擊夫人臣疾趨揜袂而勤王者固如是耶上時從
高望火心固已恚恨諸治兵者聞是益奮不誅二臣
亡以懲乃捕丁汝夔下詔獄就廷訊復使使繇軍前
逮楊守謙回下二法司議罪聞上方坐齋宮促具獄
論死牘冗吏人錄未竟僅延刻而上以法司比周綏
之也於是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
沈良才悉下獄廷杖貶祿秩數等丁汝夔楊守謙俱
棄市汝夔仍梟首不許收葬流其妻三千里子適戍
鐵嶺刑科猶按例覆奏上愈怒杖都給事中張侃百
斤還里餘杖五十時賊前後出剽男女羸畜金帛財
物捆載已乃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諸道兵屬大
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
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跳者八十餘以捷聞九月
朔虜出境盡京師始解嚴蘇祐改勅為真總督復用
故尚書萬達理兵部尋以未至罷之左諭德趙貞吉
以復命忤旨下獄杖九十謫邊邑尉指乃為廷議發
也兵部臣言闕營五軍三千總帥不職寇來卒何以

應之詔勒太監高忠等入內罷成國公希忠遂安伯
陳 奪兩月俸中外謂未蔽法云併三營曰戎政
促咸寧 本臣代填大同進鸞位太保加
賜金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志 二首

北虜始末志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
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
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
葬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
擣應昌破 獲太子買禮的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

文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
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馬兵稍稍
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
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只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
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大將益王以十五萬騎襲
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
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
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
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
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為三其酋曰馬
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
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
使本雅失里見殺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
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胸河
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
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
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
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
上疏請為故主復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

年山入高卷之八十一世歷定刊

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
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
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
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遯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
千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
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
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
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
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噶
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
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
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
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
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
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於楊
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

顏帖木兒從吏之復奉。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弒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爲尾刺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虜酋火節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冰過黃河。往牧。改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節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遣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願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

既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隨渴死諸子不相屬分居

西邊而俺答日益疆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督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臯為總督庚戌夏虜數萬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藏馬事聞逮宗臯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鑿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竹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

兵市人洒剝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虜
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矢石從上下
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
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
逐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俄而犯京城游騎掠
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門守
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
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
至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
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巨萬徐徐從東
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
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隆或逃者僅八十
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
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荅與其子
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
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
死虜露虜復開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
犯諾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
所詢問梗槩一二俺荅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
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

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荅老矣娶二
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備以
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
大鏃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
餘騎足扼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碁布也三
城返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
也然俺荅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
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
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三衛志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則無
如朶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
洪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
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在
朶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
使以路請而兀良哈以騎未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
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

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
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
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
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
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
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與安伯徐亨出
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朵顏於虎
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
伯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
然我剌骨因通也先為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
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為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
射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
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
貪功尋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荅大舉入塞
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
發兵擣其地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死轉解乃止
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
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導至
婚子文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

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族厲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字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溫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志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縉謙經畧之戍
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
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
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
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
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
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
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
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嗜酒搢剋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
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
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
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
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逐拜牙即走詔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
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
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
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肅降夷欵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搥殺之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土魯番部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刺敗之鹵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珣等用事廷和讐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帥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言不敢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璵璵善然頗不甚直璵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厭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密閉關絕朝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柰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也陳九疇果而拉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璵慢而脩然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璵璵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焉易李陳者二姓而我明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寧持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奩為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奩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繇老樞傳至京懇其實詔切責胡奩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奩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

理卿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宜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天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水為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為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偽稱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

輔復為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殊於
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
後以惑眾其勢重於定輔復率眾往討轉戰連歲始
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
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眾脅
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
者貪而煩苛失眾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
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
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
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

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
精兵七萬往掎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鋒
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
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
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
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
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
箕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
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返
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用為權署安南

國事利遣使入謝鮮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
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名龍僭號紹平
偽謚利為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來冊
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偽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
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冊為安南
國王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大寶久之
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謚麟為太宗文皇
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為庶兄琮所弒自立僭
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
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
宗紹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
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茶全
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鐔僭號景統偽謚
灝為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恭貞
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偽謚敬為肅
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弒其頭目黎廣度黎
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毋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
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
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

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瑠之弟三子黎
調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調一名滄僭號
洪順追謚誼為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瑠
一名鎮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瑠生灝調誼被害時
瑠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調而灝之子偽沱陽王諱
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諱妻鄭惟鏹女
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調非其意也調既
立偽尊父瑠為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
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鏹鄭綏與其黨陳
真弒調諒山都將陳暘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
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鏹自立偽號天應為陳真
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諱一名椅僭號光紹偽
尊灝為哲宗明皇帝謚調曰靈隱王追謚誼為威帝
遣陳真攻陳暘于諒山暘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
弒調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惟
鏹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
陰懷不軌諷群臣推已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
志漸除諱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
陽府黎諱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依鄭
綏登庸乃偽立慮僭號統元追謚調為襄翼帝時嘉

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醜慮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偽謚
慮曰恭皇帝是時謏尚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
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
子莫方瀛居守偽都自稱為太上皇率兵以拒謏奪
清華據之黎謏敗走入安又追至又安黎謏敗走葵
州又追至葵州黎謏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
嘉靖九年九月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
黎禽鄭惟峻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
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
兵攻之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庸者荆門人世業
漁以武舉為陳暠叅督後自拔歸黎謏累戰功封武
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謏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
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
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僚者以黎
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
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
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温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
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
伯温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弄善兵能探伺
情偽伯温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

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
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而使三司以禮
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
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
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知中國
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
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
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
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
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
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
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
年承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
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
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
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大羊盤錯矣

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
 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
 自是歛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
 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
 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
 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
 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
 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

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
 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為舶主往來
 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
 浙間奸商猾民覘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
 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
 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剽
 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
 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

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
事者於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
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
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婁謀
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
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相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

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
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
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
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崛起
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
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
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
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
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
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
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
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
負挾願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
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閔避賊讐故嘆惜縱
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
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
論死文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
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
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
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
鶚躡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
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
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以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
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
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
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
知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
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

清海波賸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
 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
 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
 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
 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
 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
 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
 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
 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
 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

其遠

所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

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
 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
 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
 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
 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
 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
 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
 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
 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

世經堂

門分舩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丹山之南

而犯定海經大塘蛟門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犯昌

國浦入石犯台州入苑渚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

壁下陳錢分舩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陽山

姑山入煙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犯錢塘

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過大小衢徐山入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子門楮山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過馬跡山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潭而西犯太倉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瞻月嘴涉谷積山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

而化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

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若在

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

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

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

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

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樯所

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

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

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

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

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

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

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

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
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
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
俱以貪滅亡倭至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
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
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
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
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
倭亂我者也非歟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
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任人心鳴
呼亦末如之何已



